北京大学古籍保护

聖學宗傳卷之十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卅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予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靜遇事爭逐物皆有省發嘗聞

皷聲震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六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五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十五作郊行詩有書非

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治靖康間事乃曰一聖人豈可不及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此實理實說子壽問吾弟入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靜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手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八地之性人爲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

用底子宜却無日雖欲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亭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待人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至行在士爭傳作之粥感發興起者甚衆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過富陽縣西門楊簡受教大有省子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鵝湖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明鵝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壽已子靜之說是次早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伯恭始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了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浮雲舉詩至此元晦失色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元晦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拍來子靜莫不悉破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聽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子靜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已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春二月子靜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二日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召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是年史浩薦子靜不赴元晦致書云病

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向來汎濫眞是不濟事子靜既歸學者輻輳環坐嘗數百人講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塗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遺溪有山登而望之結茆其上其形如象名曰象山

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自能孝弟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云此自是虛說又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者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或謂子靜不必辯者子靜曰女魯知否建安亦無先不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因無極之辯知書元晦詆子靜元晦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靜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司否耳子靜一日聞元晦詩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蒼苔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色喜曰元晦平生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己酉光宗即位詔除知荊門軍明年至荊門子靜教八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首感動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若旱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子靜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拔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生上終命禱雪雪降亦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夏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盡易新衣端坐不復言明日日中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子靜云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棄謂自暴棄謂自棄傷謂

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　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蠶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尊哉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祖道來見先生曰決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先生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祖

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看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時先生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平常如何理會量度問之去華以爲終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乎又謂理會未得先生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某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裡着到先生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

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此自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克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詹了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向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

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蠡測曰已上皆指示當下之指直截分明也有道理而不可以道理會也洪語言而不可以語言求於此無疑乃見先生之面不然讀餘語皆虛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　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忘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嘘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

實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一友作書與先生言具學蕩而無所執先生復書曰言蕩本是好語昔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邪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吾之道眞所謂天婦之思可以與知　曾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裡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

寄托其意見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進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系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留事中某閑說話皆有落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歛來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這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蠡測曰歷觀諸語言言皆說自己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夬

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大口決定如此說得真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心愈入而愈深適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屢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裡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

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尚無齒決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問去懈怠日要須知道不可須臾乃可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旨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將誰使屬之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之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裡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工不得

某見幾箇自王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甚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說善對　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

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詒
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
事生事知非則本心即復　世俗情慾底人病
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是是於道理中鶻
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
過却不怕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
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學者要知所
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仲
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
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卷
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
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
行箇什麼　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
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
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
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朱季繹云近日異
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
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

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脩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煆爐山扆之間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

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盖異與同對雖同師
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
止佛老昔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
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方元壽連
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
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
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
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
力量元壽自不知爾元壽默然　慟哭於顏淵
之亡嘗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崑然之形體
者所能知哉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
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　爲學
患無疑疑則有進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蠡測曰要知要明要理會是學問眞血脉故先
生屢屢言之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
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
嘆有餘音先生首肯之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
宇宙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何故能攝制

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爭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我治其人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見

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

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今學只是理會此誠若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　伯敏云某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

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如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

習如見睨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本心若不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者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自而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人欲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爲憂爲耻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眞所謂不依本分也蠡測曰象山言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便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觀晦翁之言句句說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千古聖賢只是辨一件事無兩件事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

須要到其至一處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未窮已矣　須是信得及乃可　理只在目前只是被人自蔽了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此理豈容有知哉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凡

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豈不爾思室自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自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　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蠡測曰已上多斬截簡徑掃踪滅跡之句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

賛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說甚規矩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様格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　朱元晦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包楊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

他是添　語阜民云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孔門弟子得聖人之傳者田之愚參之曾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　阜民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鍊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蠢測曰已上皆大爐錘鎔鑄鍛煉人處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　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眞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

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已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　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　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汚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擔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

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肓之病也　自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眞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似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浮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　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　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讐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讐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為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與小後生說

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存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琥鷄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營營如此營營底討箇甚麽　如今人只是去此三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

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蠡測曰已上多膏肓之劑人須隨病取藥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游天下履宋衛陳蔡之戹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

士所能知其義哉　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蠡測曰先生累言師友之益而又言不藉師友者何蓋惟能不藉師友而後能取師友世固未有不自立而能用人者也然予尤有味乎其靈骨之論蓋斷斷乎當自信者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千生萬刼無緣見道嗟乎二賢之語皆徹骨透髓入道之宗均之乎在是矣又奚疑哉又奚疑哉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

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於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聖人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彙測曰此見先生之經濟豈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者哉　門人楊簡狀其行曰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則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簡又祖辭曰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思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

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袁燮序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孟子嘗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包楊賛曰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袁甫奠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備具不墮一偏爲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陳塤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録而今而後有誦斯録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定字季通所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趣拜即服膺父教稍

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其序曰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坤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

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賾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骫形訣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析

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

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矣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就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就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

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動已而靜靜已而動一動一靜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窮動靜之微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

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　漠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

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綽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季通爲言官疏詆僞學遠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晦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晦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以行仲默徒步數千里以從腳爲流血九疑之麓鼎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季通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其先也歸隱九峯當世名卿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

皇極篇巡音沿　窈音竅　徼音叫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